反細菌戰中的幾點認識

陳　世　驤

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陰謀是很明顯的：一方面，它想用這種殘暴無恥的手段來挽救它在朝鮮戰場上無可挽救的失敗命運；另方面它爲了懼怕全世界人民對細菌戰的憤怒指責，又想保持秘密。因此表現出來的事實是：它一面在瘋狂地進行細菌戰、一面又一味的無恥狡賴。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早已被中朝人民不斷地揭發，並爲國際人士所一再證實。最近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經過了兩個多月精密的實地調查研究，亦已發表報告書，提出了高度科學性的材料，進一步證實了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

現在全世界人民對於美國細菌戰罪行已不能再有任何懷疑，向美國政府提出的抗議和譴責的正義呼聲已響遍了全球，反對細菌戰，制止細菌戰，已是全人類的一致要求。爲了響應人民號召，保衛世界和平，維護科學的尊嚴，我們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應該更積極的行動起來，參加到反對細菌戰的鬥爭行列中去！

在這個鬥爭中，我認爲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

第一、美國侵略者使用細菌武器決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經過長期準備，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的陰謀。我們對於侵略者的所謂"人道"，決不能存有絲毫幻想。

第二、是帝國主義國家科學工作的根本立場問題。兩個世界科學工作的目的過不相同，在反細菌戰的鬥爭中得了最明顯的表現。科學只有掌握在人民手裏，才能眞正爲人類謀安全與幸福。

第三、羣衆力量的無窮無盡在反細菌戰的鬥爭中更明確地表現出來了。在科學工作者的團結合作下，人民羣衆的積極行動下，科學工作與羣衆力量相互結合，侵略者的任何狂妄企圖陰謀詭計，都會迅速地得到嚴厲的回擊而徹底粉碎。

這裏我願意就這三點來略作說明：

（一）處心積慮，蓄謀已久

美國政府對罪惡的細菌戰是蓄謀已久的。遠在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內即有關於"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的明確規定。但是美國總統於1926年1月12日將這議定書送交美國參議院時，參議院竟拒絕予以批准。美國總統杜魯門更於1947年4月8日進一步將這議定書從參議院撤回。

美國政府從事細菌戰的準備是早在1941年就開始了的。曾經担任過美國陸軍部化學作戰兵團生物作戰委員會主席的默克，在1946年經過美國政府的同意，發表了一項詳細的報告，說明在1941年，美國政府就開始設立了研究和製造細菌武器的專門機構，並且叙述美國怎樣在大規模地進行着細菌戰研究。

1943年4月，美國陸軍部在華盛頓附近建立了大規模製造細菌武器的中心工廠——狄特里克營，這是美國進行細菌戰的基地，工作人員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已有三千九百人。此外在許多其它地方，也先後設立了細菌工廠，如密西西比州的巴斯加古拉城、猶他州的德格威城、印第安州的維果城等。

要在東方進行細菌戰，美國政府也早有準備，這項準備是和有過罪惡經驗的日本細菌戰犯們密切合作之下進行着的。1946年麥克阿瑟曾經選派了18個日本細菌戰犯到美國細菌工廠服務。1951年4月13日紐約時報報道在日本設立了細菌研究站。同年12月5日，電通社仰光消息：李奇微已把日本細菌戰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北野政藏等三人，派遣到朝鮮，進行細菌戰的工作。

要進行細菌戰，還需要一種精神上的準備，美國政府也沒有忽略這點，並且做得特別週到。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他們即通過各種反動書報雜誌，到處傳播着細菌戰的罪惡思想。在他們的"科學文摘"、"生活"、"新聞週刊"等刊物上，都出現了鼓吹細菌戰的文章與漫畫，狂妄地宣揚着細菌武器的"威力"。今年1月25日，美國陸軍化學兵團研究部長准將克利西在華盛頓發表談話，認爲細菌、瓦斯、放射能物質等，是最廉價的武器，它可以毀滅敵人而保留下財產。

根據許多材料，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美國政府不論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對罪惡的細菌戰都是早有準備，居心是十分狠毒的。

（二）兩個世界，兩種科學工作的目的

科學的目的在於追求眞理，造福人類。但是只有掌握在人民手裏，科學方能有這樣的發展；如果掌握在侵略者手裏，科學的成果，適足以造成對人類的禍害。兩個世界，兩種科學，美國細菌戰的罪惡行爲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也

是給予我們的一個最深刻的啓示。

微生物學原是直接造福人類的科學，它的使命是改善人類的生活，它尋求途徑以增加日禾收穫，延長人的壽命，與疾病作鬥爭。在許久以前，微生物就被利用在工業上，如釀酒、發酵等等，而近代微生物學的發展，更爲預防醫學建立了基礎。但是在侵略者手裏，微生物學却變成了破壞生產與屠殺人類的工具。爲侵略者服務的微生物學者們，在實驗室內大量培養了鼠疫、炭疽等病菌，用來撒佈在中朝國土上。他們把發展生產保護健康的科學，變成爲製造死亡的工具。

昆蟲學也是如此。這原是造福人類的科學，在很久以前，我們的祖先發明了養蠶養蜂，注意到治蝗治蚊以增加生產。近代關於昆蟲與疾病關係的研究，更在保健工作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侵略者所豢養的昆蟲學者，却在實驗室裏培養昆蟲，用來携帶病菌，傳播死亡。昆蟲學掌握在侵略者手裏，便由造福人類的科學，變成爲毀滅人類的工具。

科學的態度是客觀的，科學的精神是實事求是的，但是侵略者的“科學”與“科學家”却慣於顚倒黑白，歪曲事實。美國軍隊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早已是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了，然而侵略者的“科學家”却歪曲事實，强顏狡辯，以圖抵賴罪行。

侵略者把科學、由造福人類變成爲禍害人類的工具，這種反科學反人道的行爲是出乎一般想像之外的，這是科學工作的根本立場問題，在反細菌戰中給予我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三）團結合作，結合羣衆

羣衆力量的無窮無盡在這次反細菌戰鬥爭中是最明確的表現出來了。在美國發動細菌戰以後，全中國人民即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用實際行動來給侵略者以堅强的回擊。各地醫藥衛生科學界人士都緊急地行動起來，積極地參加到反細菌戰的鬥爭行列中去。各地人民都迅速地組織起來，在各地防疫機構指導下，以戰鬥的態度，對侵略者撒佈下的帶菌昆蟲及其它物體，予以迅速徹底的撲滅。

這是一支偉大的力量，科學工作者揭穿了侵略者的陰謀，使它原形畢露；人民羣衆撲滅了侵略者的毒焰，使它不能猖獗蔓延。這樣，在科學與羣衆的結合下，我們粉碎了侵略者的狂妄企圖。

我們不僅粉碎了侵略者的狂妄企圖，使它不能實現，並且我們國家的衛生工作水準，也在反細菌戰中大大地提高了。北京已成爲一個幾乎沒有蒼蠅蚊子的城市，這是國際科學委員會看到的事實；即使在遙遠的地方，國際科學委員

會對於各村莊的潔冷亦具有深刻印象。這些事實，說明了我國人民已普遍地動員，我們的愛國衛生運動已深入到每一個角落裏。

中國人民有力量擊敗侵略者的任何侵略陰謀，我們已在反細菌戰中得到了更明確的證實。

根據以上三點，我們可以了解，美國的細菌戰暴行決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經過長期的積極的準備。我們對於侵略者不能再存絲毫幻想，我們必須有高度警惕，與侵略者作堅決的鬥爭。這個鬥爭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事實已經證明，我們新中國的科學與廣大人民結合的力量，足以粉碎侵略者的陰謀。

爲反對細菌戰、制止細菌戰而鬥爭，是每個愛好和平人士的責任，也是我們每個科學工作所應該担負起的最光榮的任務！

朝鮮反細菌戰防疫衛生運動獲得巨大勝利

朝鮮北部各地人民，在反細菌戰的夏季防疫衛生運動中，已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在運動中，江原道、黃海道、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咸鏡南道、咸鏡北道和慈江道各地的防疫委員會，在人民的積極支持下，堅決執行朝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和國家非常防疫委員會的指示，有計劃有步驟地徹底進行了注射、清掃、消毒等工作，粉碎了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罪惡陰謀。

與此同時，各地並大力進行了防疫衛生和農作物防止病蟲害的宣傳教育工作，獲得巨大的成績。

在夏季防疫衛生運動中，朝鮮國家非常防疫委員會曾號召各地防疫委員會展開競賽，競賽結果，以臨近前線的江原道平康郡防疫委員會的成績最好，因而獲得了國家非常防疫委員會頒發的"勝利之旗"。

朝鮮北部各地人民正在夏季防疫衛生運動的勝利基礎上，展開着秋季防疫衛生運動。

（新華社新聞稿9月15日）